



万物归根

承包了五十亩藕塘,全然不顾儿女反对。

说话间,老翁掏烟点火,指缝尚残留泥渍,似岁月刺青。“年轻后生往城里谋生,老藕往地里扎根,各有各的活法哦!”黢黑的脸庞上目光深邃,穿过眼前热闹街市,似能望及自己承包的藕塘,已然丰收在望。“万物归根……”老翁别具深意。

“万物归根!”我琢磨老翁话语,拎着老藕回家。洗净切段,清水适量,加老冰糖些许,文火煨之,看它们在砂锅里渐渐沉浮。

火舌舔着锅底,发出“滋滋”低吟。

待水声沸腾,“咕嘟……咕嘟……”作响——想必正是藕在说话:说霜降后,塘泥如何被北风一次次吹裂胸膛;说采藕人如何熟练托起它的脊背;说“万物归根”是如何在炊烟里生生不息……

我查阅《随园食单》见载:“藕须贯米加糖自煮,并汤藕极佳。”袁枚推崇的本味,想必是经得起等待,方可“耐炖”得醇香的深意。

这藕呀,真懂得时而而动。起先托付于莲,夏开花,秋结子,冬藏藕,每段时节都活得明白,待霜降过后,寒侵塘畔,正是采藕归仓,不负耕耘之季。

老藕在时间的文火中,悄然褪尽了年少时的浮躁、脆弱,磨砺了心性,攒足了经验,韧性十足。此刻,在炉火的炙热中娓娓述说着一生的故事,慢慢地熬成满口甘醇。

窗外天光渐暗,锅内愈发醇厚。想起卖藕老翁所说的采藕情景——起藕

人,着胶皮裤“咯吱……咯吱……”于淤泥中艰难迈步,“咔”的一声脆响,宣示着藕节告别母体;哗啦水声里,裹着黑泥的藕身“咕咚”一声滚出水面。

片刻,淤泥自孔里流出,新藕像娃娃般肉嘟嘟地裸露,“哐当”一声入了筐。这些声响,从《诗经》“山有扶苏”唱到汉乐府“江南可采莲”,正在老翁的藕塘回响。

汤成。揭盖。蒸汽骤涌而上,凝作半透明的云霭,如暮春烟雨里,托起一株无形的荷。

粉红汁水里,紫褐色藕段酥烂如泥。入口刹那,我似听见藕在泥土深处的呢喃细语,往事的根须在喉间舒展,游子笃定在味蕾上能找到归途的节律。

可惜了,我却油炸不出大姨手下的酥脆藕饼,也冲调不出外婆碗里的透明藕粉羹。而今,她们已幻化成天际的星子,我唯有煨着一锅甜糯老藕汤,于晨昏暮鼓之时,在键盘上敲击心语点滴的间隙,啜一口,任记忆里的暖意席卷而来。

你信吗?藕是会说话的!

它不在集市间喧哗,不在文人笔墨间聒噪,只于淤泥中坚守通透,在岁月沉浮中酝酿甘醇,于寻常人家的灶台间,用最朴素的旋律,吟唱生生不息的皈依。

夜已深。颇有所感,草就四句,共勉:莫道途深不见天,玉枝犹有素光弦。

千丝绾尽沧桑事,半孔疏窗纳洞天。

子夜,藕香沁着月光,浸透我的一隅

小院。



□张响响

深秋早市,一纸歪斜的招牌之上——“菩萨藕”,令人费解。

我笑问卖藕老翁,此三字何解?

他指着面前按着品相摆放的三堆藕:“老藕煲汤,中藕清炒,藕尖凉拌。虽深埋淤泥,九窍七孔却得天地灵气,孔孔通透,可不就是菩萨藕么。”

“如何断出藕的年纪?”我遂又笑问。

老翁指甲划过藕节环纹:“浅纹是丰水年,长得舒展,深痕是旱季,长得艰辛。藕纹即是年纪。”

“咔嚓”一声,闻声时他已掰开肥厚藕段,银丝在晨光里闪烁:“听吧,上等老藕,这千丝万缕就是藕的柔肠,舍不下泥土,又念着天空。”卖藕老翁句句颇具玄机。

攀谈之下方知,老翁年轻时曾当过兵,转业后教过书,当过支书。如今六十有余,在颐养天年之际,见田地荒芜,竟

深处种菱

已入霜降,秋深菱老,采菱已近尾声,我在茫茫烟水边,看一塘菱的向死而生。

清寂的水面,菱叶如染蜡,闪耀在秋光里,铺陈的老绿,像暗语样连接起天空和大地。在这里,满目的绿,容易让人忘记时间,仿佛置身在时空之外。我在这里看菱,究竟想看什么?

菱塘的主人刘姐打断了我的思绪,她用钉耙捞起两蓬菱,长长的菱茎随水而出,水滴落在塘边小径的秋草上。“尝尝看,好不好吃?”她翻开菱叶,将菱角亮相,刚出水的两角菱,绿莹清亮,我掐断一粒,拦腰咬断,剥开硬壳,内里像素白的初雪,入口食之,脆嫩鲜甜。再食一粒,直接用牙齿挤出菱肉,咀嚼之间,有清香在唇齿缠绵,像一阙词镌刻在味蕾上。

“你们来了晚,我们从7月份开始采摘,都已经摘了六七次了。”她指着眼前几十亩的菱塘说。我们站在塘南,远看北边是大片光洁的水面,我以为是鱼塘,还问养的什么品种的鱼?“也是菱塘哦,是台风把菱盘吹到南边来的。种菱和长庄稼一样,风调雨顺才是丰收的保证。”我心里嘀咕着:种菱不是有水就行嘛。刘姐仿佛猜到我所想:“今年上半年雨水少,对菱很不友好,单纯从河里引水到塘中远远不够,菱被养得无精打采,必须要有天水调一下,几场好雨过后,菱塘才能活泛起来。”她用了“调”这个充满智慧的字,“调”,既是一个动作,也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境界。

“当时也有同行认为是肥力不足,用了营养剂,收效甚微。菱塘是浮在水上的农田,要想种好菱,就要时常关注水位,养分、病虫害这些,它是水生浮叶植物,根茎需深扎塘泥中。菱藤的长短跟果实的多少息息相关,茎蔓如能在水中自由伸展,那分蘖就多,菱盘高效的光合作用,才会为开花结果积累养分。水浅了,植株间变得拥挤,产量自然就低。”听刘姐说到这里,我突然对“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这句诗有了具象化的认知。

“当菱盘太密时,就要间苗,听说有的

的。我有时想,我们这儿二十年前是一片稻田,当城市里的挖掘机隆隆开进这片土地的时候,它如果不想被动地选择死亡,唯一生存的可能就是隐匿到深深的土层之下,等待重生的机会。难道它是在地下休眠了几十年,终于等到我亲手种下一盆茨菰,那属于乡间植物特有的气息,让它产生了心灵感应,并且在某一秒终于唤醒了它的神志,然后生命复原的它一路闻着清香,从黑暗沉寂的泥底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出来重见天日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爬到了茨菰盆里,然后就常住不走了。我不在时,它就上蹿下跳,在水中拍腾;我蹲下来看时,它就把头埋到水下,一对大眼睛在水下骨碌转动,密切注意着我的动向。我开始还以为它是选择进入它曾经熟悉的朋友圈生活,那样就没有了人际的不适,而且环境也好,在水里泡爽了,还可以爬到阔大坚韧的茨菰叶上晒太阳或者午睡。后来发现不只如此。茨菰下的水里有不少孑孓,也就是蚊子的幼虫在活动,我知道这是它的最爱。它这是为自己找了一个不用交伙食费的食堂。不过,物物相生相克,院子里也经常会有馋嘴的鸟儿过来寻找活食,很多的小虫子半路莫名失踪。现在,土蛙大多数时间都躲在水里,即便是偶尔心情不错,登上茨菰叶观光休闲,一旦发现敌情,也能像郭晶晶吴敏霞一般,迅速选择一个难度系数很大但比较难看或者身形优美但得分不高的姿势跳下,就能确保生命安全。难得的休息时间里,有时我在楼上看书看累了,会到阳台上发呆,只要有白头翁或者杜鹃在石榴树上打闹,总会有意无意间听到茨菰盆里水声响起,我便常常为那个家伙的机智而会心一笑。到秋天的时候,某一天它突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竟然惆怅了一回,希望它是重新躲回了地下,以度过寒冷的冬天。期待它到明年的春天,能够再次悄悄地光临我的小院,和那些花草和活物作伴。当然,也包括我。

秋风渐起,茨菰到了生命的暮年,开始一日比一日泛黄,并渐渐萎顿。最外边的叶子最早长出来,现在也是最早枯萎,有的突然某一刻在重力的作用下自行折断,落到了下边的水里;有的即便是风干了,破碎了,也还是直立着,似乎有对季节风霜的打击不肯低头的些许恨意。秋光将尽的时候,所有的叶子都失去了生命的光泽,茨菰如美人迟暮,心如止水,在花盆里静候命运的轮回。在第一场霜降之前,我把盆里的水倒去,经过数月的浸润,原先盆里的黄土,已成了黑色的淤泥。用一只铲子在淤泥里轻轻拨动,会有很多刚刚成熟的果实,一个又一个惊喜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秋风萧瑟的小院里,顿时充盈着丰收的喜悦和收获的美好。

我在春天栽下一盆茨菰,它们在秋天全部加倍奉还给了我。我突然觉得我就是个隐居在城市里的农人,有着隐秘的小小自恋和幸福。而这盆茨菰,成了我身份最直接的证明。想一想,离开了家乡几十年,曾经在田野上自由行走的脚板,也因惧怕柏油和水泥路面的磨砺而穿上了厚底的皮鞋,蜗居在小城一隅的我,似乎很久没有机会慢慢体味泥土的温软和芳香了。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种植一盆茨菰,又让我找回了对故土的那份不为人知的依恋。

今年,我又种了一盆茨菰。我很期待这一场新的约会。而上年那盆茨菰的果实,我一直放在屋里舍不得吃掉,直到它们慢慢干瘪风化……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是我的亲人和朋友,我应该珍惜它们的陪伴,并且始终心怀感激。

□刘平萍

种茨菰记

绿盆里种下几颗慈姑/长出青青的小叶//秋寒来了,叶都枯了/只剩了一盆的水//清冷的水里,荡漾着两两根/飘带似的暗绿的水草//时常有可爱的黄雀/在落日里飞来/蘸水悄悄地洗澡。周作人在一首叫《慈姑的盆》的诗里,记下了种茨菰的经历,生动有趣,充满人生的况味。我是深有体会的。今年春天,我在小院里照例种下了一盆茨菰。为什么说“照例”,是因为去年我也种过一盆。

去年春天,某天在院子里枯坐,我突发奇想,决定在院子里种一盆茨菰。娃她娘记在心里,隔天买菜的时候,就顺便买了几颗,果子当天烧肉给吃了,只留下莰子做苗。没找到盆,我就在一只花盆里装上半盆泥,把它放在泡沫蛋糕盒里,倒上水,就有了点湖中有渚的意思。然后把茨菰莰子插进去,置于阳光下,等着出芽。

没几日,水中的莰开始变绿,外边厚实的老慢慢裂开,进而有一对绿尖破皮而出。再过三五日,绿尖慢慢绽开,不经意间,竟然展开成两枚三角形如箭簇一般的嫩叶,并列对生,在阳光下泛着鹅黄的色泽,充满着新生的欢喜。这个时候,茨菰的形状就差不多出来了。然后,是对生双叶中间再有一对嫩尖绽出,再展成一对叶子……大概要有四五对方止。

接下来的时光,茨菰就像是初生的婴儿,在阳光雨露的抚慰下,吃饱喝足,潜滋暗长。一场春雨降临,一夜之间,它们就能蹿出一筷子高,叶子也会迅速长到如手掌一般大小,厚实中泛着油光,生机盎然。到了夏季,一场大雨过后,茨菰噌噌往上长,叶子就像一只仰面的蒲扇,清风徐来,有晶莹剔透的水珠在上边滚动,然后滑下去,落进盆里,发出“笃”的一声脆响,就像是滴在人的心里。那饱含水汽的声音,带着微小的凉意,将人暑热的烦躁和渴意,瞬间便融化了。

夏季,是茨菰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它们每分每秒都在蓬勃生长,贪婪地将阳光和雨水照单全收,只为壮大自己的实力,与时间来一场赛跑。此时,除了有蜻蜓、蝴蝶等朋友来访,有时,还会有知名和无名的小虫子来玩。它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一路悄无声息,突然在茨菰的叶子上停下来,就像一架飞了很远的航班,在某个机场悠然降落,轻松地带着点倦意,似有回到了家的感觉。我常常端着一只茶杯,蹲在花盆边,在午睡后的倦怠中,与它们对视。在这种默默的亲近中,疲乏的身心像是插上了电源的电池,慢慢恢复了生机和活力。我始终认为,自然界中植物和动物,是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朋友。我愿意和它们在一起。这样的时候,时间仿佛停止了,日常的琐碎好像都消失了,那些烦恼的人和事也都远去了。而每每被周围喧嚣的市声恍然惊醒,方才发现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庸常的生活也会有意外的惊喜。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院里竟然来了一只土蛙。这个灰不溜秋的不速之客,与我第一次照面是在一场雨后,我刚在院里坐下喝茶,就听到脚下似有细微动静,仔细一看,是它在花池边悄悄爬行。我蹲下身,凑近它的脸,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似乎都被对方吓了一跳。它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大风刮来的?还是大雨裹来的?我的猜测最终都被娃她娘一一否决,并且,她以种田能手和乡间能人的姿态给出了相对完美的解释——从花池的地下潜伏而来。从小在农村出生并且生活了十多年的我,基本认同了她的结论,同时,对这个一身土皮的家伙倍感亲切。真难以想象,它是怎样能够从遥远的野外,一路逶迤而行,穿林海跨砖墙地钻到我的院子里来

□杜乃彤

